五禮通考

口仁12
1.062
10

門口 12
號 1062
卷 10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二十五

明堂

漢書武帝本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郊祀志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案綰臧綰自殺諸所興爲皆廢

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兒寬傳]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史記封禪書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公玉姓帶名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

蕙田案明堂制度見于經傳者明矣從未有如公玉帶所圖四面無壁通水圜宮垣上有樓而命曰昆侖者也明堂之室皆有戶牖夾窻無壁則安所施宮垣之外有諸侯朝位通水圜之則朝于何所明堂四阿重檐乃室與堂之棟宇分爲兩層上圓下方以合崇效卑法之義非樓也方士者流以黃帝有登仙之

說又有仙人好樓居之說遂附會穿鑿造爲此圖荒誕極矣後世異議紛紜違戾經典皆作俑于此

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

五年冬行南巡狩春三月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三輔舊事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于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靈館

蕙田案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泰山降坐明堂即古明堂處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即公玉帶所上圖也云令高皇帝祠坐對之謂以高皇配祀對即配也服虔謂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光武以來乃配之非是據元

始中莽言孝文祭太一以高皇帝配孝武祠太一亦以高祖配又太始四年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非至光武始配也

史記封禪書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大饗行于季秋是時萬寶

蕙田案古者明堂所以答天功也太初之元乃告成備物以祭以冬日至祀明堂是混郊與明堂爲一矣後世或于正月行禮又與祈穀之郊相混皆漢武開其端也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
蕙田案漢武以孝景配祀蓋亦泥孝經嚴父
之說而昧其旨者也兩日之內連舉大事而
異其配可謂進退失據而自陷于弗欽之過
矣
征和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庚寅祀于明堂
平帝紀元始四年春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夏安漢
公奏立明堂辟雍
蕙田案漢書所載武帝時止有泰山明堂王
莽始奏立于京師而三輔黃圖則云明堂在
長安西南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即位立明堂
于城南應劭注云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
大是長安舊有明堂也今漢書未見此注不
可攷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
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
增秩補吏各有差
蕙田案祫者宗廟之大祭明堂乃饗帝之所
天神人鬼之祀截然不可紊也漢平乃混而
一之其斯爲末世之制乎
右西漢明堂

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及壯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祭祀志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本紀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頌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祭祀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陽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徇歛緝熙允懷多福

張衡東京賦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于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蕙田案西漢明堂皆以秦一爲主五帝爲從至此始專祀五帝而光武配之失之又甚矣

章帝本紀建初三年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内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勲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裔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蔥嶺之西冒冐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絶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巘無出今年田租芻稾

祭祀志元和二年二月上東巡狩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四月還京師又爲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蕙田案人君將出必告祭宗廟其歸有飲至之禮出告反面之義也章帝于巡幸所至告祀祖宗于明堂失其意矣

和帝本紀永元五年正月乙亥祀五帝于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安帝本紀延光三年二月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勞賜郡縣作樂

順帝本紀永和元年正月己巳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宦者傳〕朱瑀等陰于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
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殺武等詔
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賽通用）

〔蔡邕傳〕建寧六年七月邕上封事言明堂月令天子
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致神氣祈
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
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
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
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畢而它祀尊哉
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親
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
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
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廣臣
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蕙田案明堂祀五帝者季秋大享之從祀也
五郊迎五帝者四立及季夏迎氣之正祭也
其時其地迥然不同伯喈乃以國外五郊亦
併入明堂爲說何哉亦可知辟雍清廟明堂
合爲一物之說其不可信愈明矣

〔百官志〕明堂丞一人屬太史
〔通典〕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地）八牖四闥（法八風四時）九室
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

右後漢明堂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

蕙田案魏晉以下皆以一日之內郊宗並舉其不成禮可知

宋書禮志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

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元年正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晉書禮志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于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通典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明堂祝稱天子臣某

右魏明堂

晉書禮志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宣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先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蕙田案西漢武帝建明堂祀上帝甚正也後漢明帝兼祀五帝非孝經上帝之義矣武帝初以高祖配甚正也未幾兼以景帝配平帝又以文帝配非孝經嚴父之義矣魏承漢制配以文帝而五帝仍之迨晉泰始二年始除五帝座改五精之號除先后配地三者皆足以救弊惜其不久而即更也

樂志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傅元嗣）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唯饗受天之祜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於時假保祚永世

禮志　太康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徃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更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聚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帝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唯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藨秸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爲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瀆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

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唯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以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蕙田案帝即天也孝經配天配上帝互文見義耳摯虞惑于六天之說取其君之善制而變之誤孰大焉

宋書禮志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奉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始祖自非維新之考孰配上帝又曰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允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于是

奉行一無所改

通典東晉太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時孫者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太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祠后土後辛祀明堂

蕙田案宋書所載東晉之無明堂也審矣晉書絕志亦絕無孝武祀明堂事通典此條不知何據姑存以俟考

右晉明堂

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唯漢汶邑斯尊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懷殊俗南腦勁越西髓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盛德之範訓深劬農政高刑厝萬物棣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濱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于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于室宇堂介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元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牆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爲差降至于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爨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

蕙田案制擬宗廟祀以五帝屋用雕畫室無户牖失其義矣

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元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鯀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爲義並五帝以爲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孝武本紀大明六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禮志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元議也官有其注

樂志　明堂歌　謝莊造　地

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網縕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
靈集構瑤祀聳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暘鐘石融
駐飛景鬱行風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德
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
寓歡　右迎神歌詩　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　雝臺辨朔澤宮練辰潔火夕
照明水朝陳六瑚貢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
靈肆夏戒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右登歌詞舊四言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綴璽下國內靈
八輔外光四瀛萬宮仰蓋日館希旌複殿留景重檐
結風刮楹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虡在王庭肇禋祀
克配乎靈我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烝
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詞依周頌體　參暎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鴈
將向桐始鞾柔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
澤無垠　右歌青帝詞○三言依本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壯至圭
景同帝位在離實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長盛
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右歌赤帝詞○七言依火數　履建宅中寓
司繩御四方裁化徧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
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經晷
啟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右歌黃帝詞○五言依土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
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
歲功行欲寧浹池奉渥罄宇承秋靈　右歌白帝詞○九言依金數　歲
月既晏方馳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鳥路白雲繁
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飭國典閉關梁四節徧萬物
殷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

將巢氷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右歌黑帝詞○六言依水數　蘊禮容辭

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

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璇庭

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右送神歌詞○漢郊祀送神亦六言

明帝本紀泰始六年春正月初制間一年一祭明堂

禮志泰始六年五月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畧踈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爲黷明詔使圜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曹郎王延秀重議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闕八座同延秀議

蕙田案郊與明堂天子歲祀天之常一于冬至一于季秋不相妨也同日則已黷間年則已疏二者胥失之矣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元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修

後廢帝紀元徽三年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

齊書禮志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逭議今年七月宜殿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右僕射王儉議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表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秦元十三年孫者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于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壯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

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畧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宜以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壯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唯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蕙田案武帝永明二年准蔡履議郊與明堂不同日王儉後辛祀明堂詳見圜丘門

樂志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奚承孝典恭事嚴聖

浹天奉賁罄壤齊慶司儀具序羽容夙童芬枝揚烈
繡構周張助寶奠軒酎珍充庭璆縣凝會琱朱竽聲
先期選禮肅若有承祇對靈祉皇慶始膺　尊事威
儀輝容昭序迅恭明神絜盛牲俎肅嚴宮藹藹崇
基皇靈降止百祇具司戒誠望夜端烈承朝依微照
旦物色輕宵

青帝歌　參暎夕駟昭晨靈乘震司青春雁將向桐
始蘖和風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壯至圭景同帝位
在離實司衡雨水方降木堇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
澤四溟被九有

黃帝歌　履艮宅中宇司繩總四方裁化徧寒燠布
政司炎凉此以下除四句至分乘經晷閉啟集恒度帝暉緝萬

有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旦明雲沖氣舉盛德在
素精此下除四句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
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
烏蹊白雲繁亘天涯此下除四句晨晷促夕漏延大陰極微
陽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大略同用　禮薦洽福
祚昌聖皇膺嘉祐帝業凝休祥居極乘景運宅德瑞
中王澄明臨四奧精華延八鄉洞海同聲憲徹宇麗
乾光靈慶纏世祉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皆謝莊辭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
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

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旋庭寂玉殿虛鴻化
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鴻慶遐塋嘉薦令芳翊帝
明德永祚深光 增四句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唯誠絜饗維孝尊靈敬芳
黍稷敬滌犧牲辟蘭在豢載溢載豐以承宗祀以肅
皇衷蕭芳四舉華火周傳神鑒孔昭嘉足三牲
薦豆呈毛血嘉薦樂歌詩二章 肇禋戒祀禮容咸
舉六典餚文九司照序牲柔既昭犧剛既陳恭滌惟
清敬事惟神加籩再御兼俎兼薦節動軒越聲流金
縣 奕奕閟幄亹亹嚴闡絜誠夕鑒端服晨暉聖靈
戾止翊我皇則上綏四寓下洋萬國永言孝饗孝饗
有容儐僚贊列肅肅雍雍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
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氣乘烟熅燼帝景耀天邑聖
祖降五靈集 此下除八句 懋粢盛絜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
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
萬寓歡 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雍臺辨朔澤宮選辰絜火
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貢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
上靈肆夏式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皆謝莊辭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 太廟同 醴醴具登嘉俎咸薦
饗洽誠陳禮周樂徧祝辭罷祼序容輟縣踊動端庭
鑾回嚴殿神儀駐景華漢高虛八靈案衛三祇解途
翠蓋燈耀翬帝凝晨玉虡息節金鉦懷音式誠達孝
底心肅感追馮皇鑒思承淵範神錫懋祉四緯照明
仰福帝徽俯齊庶生

鬱林王本紀隆昌元年十二月辛卯車駕祀明堂

禮志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敖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立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于尊祖亦義章于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東昏侯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祭當作郊）祀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廟爲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于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

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肯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摘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主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尋文意當作文亦有大功武亦有大德疑監本誤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于郊祭一帝還于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爲允詔可

蕙田案佟之謂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夫周公歷相武成其制屬之至于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未嘗行天子禮也假令周公居攝致祭亦爲攝事正在聽于冢宰之內豈得謂周公主祭而稱爲嚴父乎

右齊明堂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祀明堂

隋書禮儀志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舊齊儀郊祀

帝皆以亥晏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
亥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爲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
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
禮不容文于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齊儀初獻樽彝明
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
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
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
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有
膳准二郊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
非如昊天義絶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
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
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之外郊所無者
請並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
先自赤帝始异又以爲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
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爲明堂邊
豆等器皆以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
宜雕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爲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爲質
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從厥衷請改用純漆异又以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
酳終酳禮畢大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
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
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爲舊明堂皆用
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
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
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

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爲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帝並從之

許懋傳有事明堂儀注猶云服衮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蕙田案朱异許懋之言過矣大裘祀天猶須被衮何乃服以祀上帝乎記云大旅具矣不足以大饗郊雖尚質而大饗則盡文天與帝不同也爲壇主尊明堂主親改服大裘用兎樽混而同之非是

通典梁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膳並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

先春郊帝爲始止一獻清酒並停三獻及灌事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十二年冬十月詔明堂地勢卑濕未稱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隋書禮儀志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羣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牖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

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元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義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爵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元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

蕙田案明堂中一室爲饗帝宗祀之所謂太廟太室也其外八室天子齊則居之大戴禮云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又其外爲十二堂則居之以聽朔布令明堂總名也其中未嘗無內外之分人神之辨梁武以一宗而配五室致疑故發明堂無室之論不知古之所饗者唯上帝未嘗有五也五帝自在四郊之兆四立日迎氣祭之本與明堂無涉又以饗祀聽朔皆在明堂爲人神混淆故有堂南又有小室分爲三處聽朔之論而不知古之初未嘗

混也

音樂志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歌青帝辭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羣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人粒惟始雕梁繡栱丹楹玉墀威靈以降百福來綏

歌赤帝辭　炎光在離火爲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靡草既凋溫風以至嘉薦惟旅時羞孔備齊醍在堂筐鏞在下匪唯七百無絶終始

歌黄帝辭　鬱彼中壇含靈闡化迴環氣象輪無輟駕布德在焉四序將收音宮數五飯稷騶騶宅屏居中旁臨外宇升爲帝尊降爲神主

歌白帝辭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幻茲金德裁成萬寶鴻來雀化參見火邪幕無元鳥菊有黄華載列筐

罄式陳熏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

歌黑帝辭　德威乎水元宾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閉司智莅坎駕鐵衣元祈寒坼地暑度迴天悠悠四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永隆人極

梁書武帝本紀普通二年二月辛丑興駕親祠明堂四年正月丙午興駕親祠明堂　三年二月辛中大通元年正月辛巳興駕親祠明堂　五年正月辛丑興駕親祠明堂　七年正月辛丑大同元年二月辛巳興駕親祠明堂

興駕親祠明堂

太清元年正月甲子興駕親祠明堂

右梁明堂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正月戊午興駕親祠明堂

宣帝本紀太建三年二月辛巳輿駕親祠明堂六月治明堂

二月辛丑輿駕親祠明堂　五年

隋書禮儀志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

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

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

帝配牲以太牢奠以六飯鉶羹果蔬備薦焉

右陳明堂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五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二十六

明堂

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九年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

水經注溫水自壯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千兩湄太和

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

橫水爲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

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爲重隅也室外柱內綺

井之下施機輪鉤縹仰象天狀畫北通之宿鳥蓋天

也圖書集成此處錯簡已正尚有訛誤當云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

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爲辟雍水

側結石爲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

齊書魏虜傳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僞詔尚書思愼曰思遵先旨勑造明堂之樣卿所制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羣臣瞻見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即于今歲停宮城之作營建此構遠成先志近副朕懷

蕙田案據此則高祖遷洛之後即有是詔但營建未成耳而魏收書失載得此足以補之

十五年四月己卯經始明堂十月明堂成

禮志太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將祭圜丘帝亥冕劍爲侍臣朝服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高祖本紀十六年正月己未祀顯祖獻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爲常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

禮志十六年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

任城王傳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

世宗本紀延昌三年冬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

禮志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瑞上言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依請于是太師高陽王雍等議竊以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業尅清禍亂德濟生民

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是復議之詔依五室及元乂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李謐傳謐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竊不自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賢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畧可驗矣故

檢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餙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于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元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

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元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匝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

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餙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載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識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牖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餙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

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

蕙田案後世議明堂制度莫盛于魏而當時之議莫過于李謐賈思伯二人其說之的當可取者並載前卷茲更錄其詳用以昭一代之定論也第怪其所考制度與五室九室並可融貫稽之考工月令亦恰兩合而持論皆是五而非九何歟意當時主五室者多而九室又不見于經故爲是調停之見耶豈知五室各有夾房即左右个而右个即左个已爲九矣乃曲避九室之名偏主五室至使紛爭不定斯亦泥矣其辨康成之注郤極明

透

賈思伯傳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

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蕙田案思伯之說大約與李謐同其云九室之制不乖五室又云右个即左个可爲特見

發謚之所未及矣當時議者不一唯兩議最
當餘不足觀矣

封懿傳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懿之孫
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
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于明堂因而
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元又曰五室者
象五行也然則九階法九土四戶達四時八窻通八
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
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餘赤綴
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
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
氏月令見九室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
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

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
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
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
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
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表準之徒已論
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　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
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軌長子乃搜檢經
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蕙田案封軌議云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甚是
但既云室不過五又云堂不踰四夫以四堂
而布十二月之政已包九室在內矣乃又云
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不亦室于事理乎

袁翻傳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唐虞以上事難該悉

夏殷已降校可知之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時說昞然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憒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顏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為設虛器也甚知

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損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元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元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見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

刑

蕙田案翻專主五室之說于月令之文不能通矣漢制之謬存于惑公玉帶之言不在室之有九也

李業興傳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屋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朱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于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答

蕙田案魏自遷鄴以後遂無明堂所謂宗祀高祖蓋亦空言而未見諸施行者也特其前後議立之文散見諸傳其說頗多今綜錄其有關于制度者餘並削焉

肅宗本紀正光五年九月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臺大都督率諸將西討帝幸明堂餞寶寅等

蕙田案據此則魏氏明堂當已復建

右後魏明堂

隋書禮儀志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音樂志齊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羣官入自門奏肆夏　國陽崇祀嚴恭有聞荒華胥暨樂我大君冕瑞有列禽帛恭叙羣后師師威儀容與執禮辨物司樂考章率由靡墜休

有烈光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祖德光國圖昌
祇上帝禮四方闢紫宮洞華闕龍獸奮風雲發飛朱
雀從元武攜日月帶雷雨耀宇內溢區中眷帝道感
歸福祿幸閟亭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　五方天帝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我
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歸仁時屯啟聖運鍾千祀授
手萬姓夷兇掩虐匡顓翼正載經載營庶土咸寧九
功以洽七德兼盈丹書入告元玉來呈露甘泉白雲
郁河清聲教咸往舟車畢會仁加有形化洽無外嚴
親惟重陟配惟大既佑斯歌率土攸賴

牲出入奏昭夏樂辭　孝饗不匱精絜臨年滌牢委

溢形色博牲于以用之言承敬祀肅肅威儀敢不敬
止載飾載省維牛維羊明神有察保茲萬方

薦毛血奏昭夏辭　羣臣出奏肆夏進熟奏太祝入奏肆夏同上肆夏辭　我將宗祀夤獻
厥誠鞠躬如在側聽無聲薦色斯純呈氣斯臭有滌
有濯唯神其祐五方來格一人多祉明德唯馨於穆
不已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辭　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象乾上構儀從
下基集靈崇祖永言孝思室陳簋豆庭羅懸俯夙夜
畏威保茲貞吉舞貴其夜歌重其升降斯百祿唯響
唯應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度几筵闢牖户禮
上帝感皇祖酌唯絜滌以清薦心款達神明
皇帝祼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帝精來降應我明

德禮殫義展流祉邦國既受多祉實資孝敬祀竭其
誠荷天休命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辭　恭祀洽盛禮宣英猷爛層
景廣澤同深泉上靈鍾百福羣神歸萬年月軌咸梯
岫日域盡浮川瑞鳥飛元扈潛鱗躍翠漣皇家膺寶
歷兩地復參天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　青陽奏發朱明歌
西皓唱元宵大禮罄廣樂成神心懌將遠征餘龍駕
矯鳳旍指闇闔憩層城出溫谷邁炎庭跨西氾過北
濱忽萬億耀光精比電驚與雷行嗟皇道懷萬靈固
王業震天聲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辭　文物備矣聲明有章登薦
唯肅禮邈前王嘗齊云終折旋告罄穆穆流晃蘊誠

畢敬屯衛案部鑾蹕迴途蹕留紫殿將及清都
蕙田案禮儀志既云齊周俱不立明堂矣獨
于後齊樂章則郊丘迎氣之外別有祠明堂
樂歌如右豈製其樂而實未行歟
右齊周明堂

隋書禮儀志高祖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祀典禮粗備
唯明堂未立開皇十三年詔命議之禮部尚書牛弘國
子祭酒辛彥之等定議後檢校將作大匠事宇文愷依
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
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于郭內安業里爲規兆
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
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
牛弘傳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

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
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
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鄭元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
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
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
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
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
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
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

二尺若據鄭元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
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宮之所
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
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
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元注每室及堂止
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
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
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
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
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
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
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者以明堂論之總
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壯西面大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爲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六九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牖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

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檐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鄭元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元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元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

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
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
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
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
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
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
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
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
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
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
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廱者何禮記盛德篇云

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
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
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
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學
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
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辟則曰辟廱其實一
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
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元亦以爲別歷
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
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
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
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

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尺闥二丈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蕙田案弘議稽考古制最爲詳備所取五室圓方重屋皆是蓋以左右个爲堂故不復言九室其實未有有堂而無室者言五則九在其中矣至惑于讖緯及公玉帶蔡邕之說謂必須辟廱則謬矣

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于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不于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于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在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于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

宇文愷傳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

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庶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于矩矱伏唯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芒芒上元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画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義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吉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觚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

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

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祖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

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
九州室八窻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
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
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
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
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唯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
廡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
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
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
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
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
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
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

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
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
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桑
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
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
處多其室皆用墾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
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
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
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
間以應暮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對
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
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尾

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旁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其年卒官撰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于世

蕙田案愷圖不及見據此大概與牛弘議同也

舊唐書禮儀志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于京城安業里内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于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

唐書禮樂志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

右隋明堂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六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二十七

明堂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

唐書禮樂志武德中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　季秋大享於明堂天子親祠不能則有司攝事五方帝大享於明堂太尊實泛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罍實酒各二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著尊實醴齊皆二祀以四圭有邸與配帝之幣皆以蒼五方帝籩八豆八簋一簋一登一鉶一俎一五人帝籩四豆四簋一簋一

俎一

舊唐書禮儀志隋代季秋大享帝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槀秸器尚陶匏用籩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案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虛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閤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彰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殷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

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議未決

蕙田案祭與聽政有堂室之分無上下之別鄭公謂下室布政上堂祭天人神不雜幷矣至謂高下廣袤几筵丈尺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可爲通達之見

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顏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于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

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楯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令既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賴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舜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諛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壖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

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

蕙田案師古號稱博綜其論明堂乃背經傳而乖舛若此不得其說請以聖情創造異哉

唐書禮樂志貞觀初明堂以高祖配

舊唐書音樂志季秋享上帝于明堂樂章八首 貞觀中褚亮等作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皇帝行用大和 詞同冬至圜丘

皇帝酌獻飲福用壽和 詞同冬至圜丘

象天御宇乘時布政嚴配申

虔宗禋展敬鎛鏞盈列樹羽交映玉幣通誠祚隆皇

聖

迎俎用雍和 八變晨掖五精朝奠霧凝璇篚風清

金縣神滌備全明粢豐衍載結彝俎陳誠以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歷席

圓重節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沈烽靜柝八荒寧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至圜丘 送神用豫和 詞同冬至圜丘

通典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

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舊唐書禮儀志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勅曰上元幽贊處

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

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

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

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

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

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

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

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元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

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牖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案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牖檢與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閉內外

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内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説辟雍多無水廣内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黄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録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别各安三門施元闕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臨（臨通典作昕未知孰是）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闊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

蕙田案此議頗合古惟房室通巷及辟廱爲謬耳既别有巷九室闊矣宜以五室爲便而終不定也

舊唐書禮儀志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

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
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
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
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
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
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
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
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
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

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
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
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祀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
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
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
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
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
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
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
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
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
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

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搆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作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薰田案明堂之配此議為是

唐書禮樂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明堂本以祭天而鄭元以為祭太微五帝皆謬論也由是盡黜元說明堂大享祭昊天上帝

乾封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又詔明堂以高祖太宗並配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元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爲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爲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

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啟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元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執物施教其歸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壃才紀中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毀籥四海淪於涕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修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

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
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
同爲一宇徘徊五間案尚書一暮有四時故四面各一
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暮十有二月
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一門應茲四序既一時而
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爲陽數二爲陰
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
墉各依本方色案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案月令
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墻各依本方之色基八
面象八方案周禮黃琮禮地鄭元注琮者八方之玉以
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案漢書武帝立八
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爲八方之基以象
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案漢書陽爲六律
陰爲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案周易三爲陽
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案漢書九會之
數有四十合爲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
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
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
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
爲二十五級案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
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案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
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上
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
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
案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
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案漢書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案周禮蒼壁禮天鄭元注壁圓以象天故爲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案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案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宇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闊一丈三尺案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案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闊一丈三尺所以調茲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迴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闊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案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案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案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闊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案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象風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案河圖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且柱爲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爲四輔案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輝埶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案周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

二十八柱案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俯則坤軸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案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案漢書一暮三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案漢書一暮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微璿璣之度無衍玉歷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案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案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藉於羣材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案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元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元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案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奐金儀而調節偶璇歷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案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歷象發明章閏下柙七十二枚案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

規貞候埶至和於昌歷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
案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疑脫六字又案莊子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
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
周通氣候之源研六十枚案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
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歷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
窮辰子之元奥連棋三百六十枚案周易當朞之日三
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
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案漢
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歷傍竦
四宇之製遥符六甲之源榦二百二十八枚案漢書章
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歷之規
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

五重案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
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
二根案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
天地象元黄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案
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兹嘉節埶此
貞辰分六氣以變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
九十根案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
八共成二千九百八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
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歷之
規無爽大梠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案淮南子
太平之時五日一風所以通規瑞歷叶數祥風遥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
埶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案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

二十九所以採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陰本子實陽源子午分時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案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案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賾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案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

唐書禮樂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爲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

蕙田案此猶顏師古所謂聖情創造者也附會愈多規制愈大去古愈遠宜終弗克立矣

舊唐書禮儀志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元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復貞觀禮依鄭元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

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俱以貞觀年禮爲定又奏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士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

〔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正月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十二月辛亥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舊唐書禮儀志〕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樸棍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鷲鷲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龍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

〔唐書王求禮傳〕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鷲金龍丹臒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不報

〔武后本紀〕永昌元年正月乙卯享於萬象神宮大赦改元賜酺七日戊午布政於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

舊唐書禮儀志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纊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

武后本紀載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爲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十二月爲臘月改舊正月爲一月

禮儀志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案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圜丘庶不煩黷從之

則天皇后紀天授三年正月大享明堂

長壽二年春一月大享明堂

唐書則天皇后傳長壽二年享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爲亞獻三思爲終獻

舊唐書音樂志則天大聖皇后享明堂樂章十二首

御撰

外辨將出　總章陳昔典衛室禮惟神宏規則天地
神用叶陶鈞負扆三春旦充庭萬宇賓顧已誠虛薄
空慙馭兆人

皇帝行用黃鐘宮　仰膺歷數俯順謳歌遠安邇肅
俗阜時和化光玉鏡訟息金科方興典禮永戢干戈
皇嗣出入昇降　至人光俗大孝通神謙以表性恭
惟立身洪規載啓茂典方陳譽隆三善祥開萬春
迎送王公　千官肅事萬國朝宗載延百辟爰集三

宮君臣得合魚水斯同睿圖方永周歷長隆

登歌　大呂均　無射羽　禮崇宗祀志表嚴禋笙鏞合奏文物惟
新敬遵茂典敢擇良辰潔誠斯著奠竭方申
配饗　笙鏞間鳴玉文物昭清暉粹影臨芳奠休光
下太微孝忠期有感明潔庶無違

宮音　履艮苞羣望居中冠百靈萬方資廣運庶品
荷裁成神功諒匪測盛德實難名藻奠申誠敬恭祀
表惟馨

角音　出震位開平秩扇條風乘甲乙龍德盛鳥星
出薦珪篚陳誠實
徵音　赫赫離精御炎陸滔滔熾景開隆暑冀延神
鑒俯蘭罇式表虔禋陳篇俎
商音　律則夷則序應收成功宣建武儀表惟明爰

申禮莫庶展翹誠九秋是式百穀斯盈
羽音葭律肇啟隆冬蘋藻攸陳饗祭黃鐘既成玉
燭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責躬
萬象神宮火
舊唐書武后本紀證聖元年明堂災至明而並從煨
燼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
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
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
唐書武后本紀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申封於神岳
改元曰萬歲登封三月丁巳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
大赦改元賜酺七日
神功元年四月置九鼎于通天宮
舊唐書禮儀志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
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
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
令布政于羣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
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
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
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
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
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
十二觔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産之像仍令工書人

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録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元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别爲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爲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宮以埶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

薦田案本紀于萬歲通天元年書四月親享二年書正月親享九月改元神功今志以爲即元年之九月則本紀當稱神功二年不當直稱二年矣然考通鑑于萬歲通天元年書更造明堂成明年神功元年書鑄九鼎成正與紀合則此併爲一年者誤也通典云明年九月又享通天宮與此月同而年異豈其字當爲明字之誤歟

聖歷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曰謹案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而鄭元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案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

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配帝而祭告之其
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
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
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案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
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
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
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
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
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
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
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
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
每月告朔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
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
以天子之尊布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
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天子
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
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
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人君
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
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
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案春秋文公六
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
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

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案玉藻云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案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元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

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
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
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
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
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
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
於明堂諸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
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
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
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
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晉末戎馬生
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
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

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
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
但據撫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
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
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証在臣誠實有疑陛下
肇建明堂率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
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
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諤所奏
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
山惲曰臣等謹案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
之禮夫天子須告朔于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
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

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元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

張齊賢傳聖歷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太常博士辟閭仁諝請罷告朔月祭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爲（當作詷）吉爲朔故世人繆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元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爲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言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揚吾等請兼如齊

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

蕙田案齊賢之論最當如方慶楊吾之說則仍是五時迎氣何告朔之有且方慶自言告朔十二而忽病其煩其爲師心棄禮夫亦自知之矣

舊唐書禮儀志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

蕙田案武后以周篡唐實爲元惡而違天動衆非禮興作尤屬妖妄著其矯誣正以嚴其斧鉞也馬氏通考幾于削而棄之今取其有關事迹者載之以彰世宙之變而槩降一格以貶其文至諸臣立武氏之朝而紛紛議禮誠如子昂傳贊所云薦圭璧于房闥以脂澤汗漫之者亦可醜矣更何足論其得失乎

唐書中宗本紀神龍元年九月壬午祀天地于明堂大赦

舊唐書禮儀志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

蕙田案唐初本無明堂武后創之而中宗反承用之以是行禮曾不若復就圜丘之爲愈矣

唐書陳貞節傳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作堂撤

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厭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容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圜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則天太后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

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攷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圜丘行事

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

通典開元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准月令九月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壇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

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邊豆籩簠籩墨之數與雩禮同

唐書王仲邱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爲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元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爲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蕙田案仲邱傳本無年月據通典當在此年又案是年大享新舊書本紀並失載然杜氏必可信且據舊書本紀開元新禮適以是年九月告成則正行大享尤爲得情否則大享一門爲虛設矣

通典開元禮纂類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圜丘儀祀官齋戒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門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諸祀官次於璧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繼公於壁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繼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衰聖侯于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于文武官之後惟攝事無大次以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于璧水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璧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圜丘之儀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于樂懸之南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

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位于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攝則于此下便設望燎位于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至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鄰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鄰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于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各于文武之後）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

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堂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各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罇皆于坫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冪設爵于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設祝官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罍篚冪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篚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冪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

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圜丘設座之禮）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鑾駕出宮（如圜丘儀）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罍玉幣升行掃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官入就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圜丘（攝亦如圜丘攝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位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諸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

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皆謁者贊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

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則太尉既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謹擇元辰祇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帝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罇所

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匏爵於坫酌泛齊各進奠於其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禋祀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圜丘儀（攝事亦同雩祀攝事）

舊唐書禮儀志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謚素往東都毀之謚素以毀拆勞人乃奏請且拆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圜五尺覆以真兎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

蕙田案通典新舊唐書皆作康謚素惟通考脱素字誤

元宗本紀二十七年冬十月將改作明堂訛言官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爲厭勝村野童兒藏于山谷都城騷然咸言兵至上惡之遣主客郎中王佶往東都及諸州宣慰百姓久之乃定冬十一月毀東都明堂之上層改拆下層爲乾元殿

蕙田案史文連書冬十月當衍其一否則後當爲十一月之誤

文獻通考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代宗永泰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配制可

憲宗元和元年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今太廟祔享禮畢大饗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時穆宗已即位禮院奏大享明堂案禮文皇考配坐今奉憲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蕙田案此三大饗新舊書紀志俱不載馬氏必別有所考

右唐明堂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 壹

早稻田大學

五禮通考

著者出版

和装本
口12
1062
1-10
冊
1-10

五禮通考 全百廿冊

附讀礼通考

